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中小学音乐教材建设与课堂教学变革研究

资利萍

(湖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 长沙 410081)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中小学音乐教材建设与课堂教学从前自觉到自觉再到自信的历程。1979—1998年是前自觉的20年,知识偏难,音乐专业性强,音乐课程依靠外在工具性来强调自身的重要性,未自觉自身的独立价值。1999—2008年是逐步自觉的10年,通过人文主题单元编写的体例,将音乐教材从专业化和歌本集的前自觉状态中解放出来;新增流行音乐、体现多元文化、新入创造领域,使音乐教学内容得到优化和升级。2009至今是走向自信的10年,教材修订突出音乐主题,知识点的编写渗透教学智慧;突出了音乐表现和实践的特点,增加创造的份额;课堂教学走向自然和自信;民间力量参与课程开发、教材建设和教学探讨。在行动中,教材建设重在宏观引领,课堂教学质量提升重在教师的自觉成长。

关键词:音乐;教材建设;课堂教学;改革开放40年

中图分类号:G623.71;G633.9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8)09-0014-08

40年来,我国中小学音乐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经历了从“前自觉”到“自觉”再到“走向自信”的三个阶段。只有发现其从哪里来,总结其是什么、分析其到哪里去,将音乐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发展之路推向澄明,才有底气对未来之途进行理性展望和反思。

一、从1979年至1998年,是前自觉的20年

(一)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专业性强,知识偏难

教材采用专业音乐院校的编排方式,以乐理知识和音乐作品为主线,体现了严密的学科逻辑

体系。以根据1979年版教学大纲编写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音乐教材》为例。教材汲取了50年代《唱歌集》的模式,一首歌一个教学单元,穿插乐理知识、欣赏、练声曲、视唱曲等;教材不乏专业色彩浓的词汇和话语如“歌唱技能”“视唱训练”“发声练习曲”,“为了培养学生的唱歌技能,每册还编写了一些发声练习曲供教学时选用”,“视唱训练有机配合乐理知识的学习”。^{[1]48}知识偏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知识偏难表现在选材上面没有考虑儿童的认知特点,成人化色彩浓厚。例如,“三年级起按照大纲要求,进行民歌介绍,声乐表演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基于新综合素质评价的中学音乐核心素养研究”(BHA160092)

作者简介:资利萍,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音乐教育基本原理和音乐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式介绍,民族民间音乐、优秀歌剧介绍,中外乐器介绍等,并对中外音乐家和他们的作品适当加以介绍,如歌剧《白毛女》《洪湖赤卫队》,聂耳的《金蛇狂舞》,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刘天华的《光明行》,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肖邦的《波兰舞曲》等”。^{[1]49}

第二,知识偏难表现在知识的选择上没有考虑基础教育的特点。中小学音乐教材里面有大量的音乐专业知识,如视唱练耳、固定调唱名法、识读带有升降记号的乐谱等。国家教委1992年颁发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试用)》中虽然改成相对容易的首调唱名法,却把调式调性的学习从小学一年级就做安排,^[2]我们知道,一升一降的调式是考音乐学院的基本要求,三升三降是音乐专业本科生的学习内容,这么难的知识点显然对于中小學生来说没有任何必要。

第三,按照教学大纲和指定教材上课,教师只能把课上成类似专业音乐学院声乐专业学生的学习模式:听赏录音或老师的范唱—学唱歌谱—学唱歌词—艺术处理。^[3]

中小学音乐教材和课堂教学出现专业培养倾向来自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受50年代苏式教育的影响,不仅是音乐,中小学每门学科都存在知识难度偏高现象。其次,改革开放初期,教材编写的专家大都来自音乐院校的领导和教授。在当时音乐正待复课的情况下,在还没有来得及研究怎样遵守基础教育的规律和中小学学生发展特征来进行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的背景下,这批经过十年浩劫、劫后余生的老艺术家们到处奔走相告,呼吁重视中小学音乐教育,^①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比快一点地把音乐课开起来,把歌唱起来,把乐理知识捡起来,把识谱练起来更重要的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前自觉性特点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二) 音乐课程依靠外在的工具性来强调自身的重要性,未自觉自身的独立价值

当时的音乐教育研究在时间上起步晚,相对

来说也缺乏深度,其中关于为什么要开设音乐课的价值研究,还无法跳出“音乐可以带来什么好处,具备什么功能”的思维,欲求挖掘工具性价值来引起社会对音乐的重视,还无法自觉音乐课自身的独一无二的价值。50年代,音乐教育是用政治功能来争取地位,那个时代秉承的是“音乐教育一定要有思想教育的具体内容,要服务于政治并服从政治,绝不能‘为唱歌而唱歌’是最有代表性的宣言”^[4]。这种认识到“文革”期间走向“一堂音乐课就是一堂政治课”的极端。90年代,在政治的附庸还没有退却的时候,音乐又被强化成智力开发的工具,当时有大量学音乐的孩子会变聪明的文章^②。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成立后的音乐教育一直被功利性思想所绑架,直到世纪之交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的颁布,理论界开始反思,一直到2011年新修订的课标提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才有大量研究关注音乐课程独立的价值。^[5]

这20年,尽管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处在前自觉阶段,但可喜的变化在悄然发生。

第一,从1979年到1998年,教学大纲不断修订,教学内容从单纯歌唱到加入欣赏、器乐等,音乐课日益明白自己要教什么;教材从50年代单纯的唱歌集(歌本)到70年代歌唱集(歌本)与教材共存,再到90年代歌本慢慢退却,教材建设日益成熟。

第二,一些伟大的事件不断发生,“照亮”了从前自觉到自觉的过渡的道路。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明确将“素质教育”作为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决策。作为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音乐教育作出积极回应,改变了课堂教学单一的唱歌模式,低年级出现唱歌与游戏,音乐欣赏的内容出现,2000年取消一些专业要求,发展学生的普及性技能。1997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艺术欣赏课教学大纲(初审稿)》颁布,标志着我国大陆进入高

① 贺绿汀《关于音乐教育的一封信》《对目前音乐教育的设想和建议》,赵沨《音乐教育的几个问题》《对普通音乐教育的一些建议》,这些文献全部详见孙继南编著《音乐教育史纪年》,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宋莉莉《音乐与儿童智力》,载《中国音乐教育》1989年03期;张继忠《漫谈音乐教育与智力开发》,载《中国音乐教育》1989年01期,等等。

中开设音乐课的新纪元。

第三,80年代初,上海音乐学院的廖乃雄先生引进德国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启发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音乐教育学者李妲娜、许卓娅、尹爱青等,首批音乐教研员郁文武等,卓越的音乐教师章连后、陈蓓蕾等。

当我们从历史唯物观的角度回眸这20年,会理解这个时期音乐教育特点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旧的教学观念、思维惯性包括左的思潮的影响都需要在岁月流逝中慢慢荡涤,科学、理性的自觉之路需要时间的沉积。

二、从1999年至2008年,是逐步自觉的十年

世纪之交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启了音乐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的自觉历程,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让音乐课程理念、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以及评价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全面颠覆性的转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人文主题单元的编写体例将音乐教材从专业化和歌本集的前自觉状态中解放出来

新课标要求教材编写注重音乐文化与姊妹艺术、其他学科的综合,首先是在体例上打破以课时为单位,一课一歌(一曲)的组织方式和音乐专业学院的以音乐知识为中心的编写方式,采取人文主题为单元的编写体例。例如,初中六册音乐教材,每册的第四单元统一设置为“神州大地”主题,包括辽阔的草原、江河万古流等六个部分^[6]。这个单元的目的是学习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作品,渗透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而“介绍世界多元音乐”则贯穿在初中三年六册的教材中的“环球之旅”主题单元。此外,将单元主题与季节相结合,在国庆节前后,安排“祖国颂歌”单元,接下来是“金色的秋天”,选录了八首秋天主题的音乐作品,还有三部非音乐作品,分别为摄影《金秋》、散文《秋》、国画《深秋》^[7]。总之,主题的确定是从音乐与人、音乐与自然、音乐与民族、音乐与社会等方面进行提炼,淡化知识和专业,打破单一歌曲的格局。

(二)教材实现了音乐教学内容的优化升级

教材彻底告别教学大纲时期的“歌本”样态

和课程内容的“繁、难、偏、旧”,囊括了新课标提出的四个教学领域即感受与欣赏、表现、创造、音乐与相关文化,并将其精心安插编排到各个单元当中,综合烘托出各单元“三维目标”的达成。每个单元设置相关的音乐基础知识,如《动物狂欢节》中《小鸟,小鸟》的学习,首先对乐曲中6/8拍的概念进行阐述,然后让学生选择符合这首歌曲的音乐结构图式,并要求学生找出乐谱中的休止符和力度记号,说出它们对表现歌曲、抒发情感所起到的作用。^{[8]10-11}在《神州大地(3)——锦绣山川》中的“听乐·吟诗·赏画”,欣赏交响合唱《蜀道难》《忆秦娥·娄山关》,配合音乐朗诵两首诗词,并比较两者在音乐风格和中心意境方面的差别。^{[8]36}除此之外,教材内容优化升级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流行音乐的新增。以“银屏之歌”主题单元为例,在流行音乐的选材上,贴近学生生活并注重音乐本身的审美品质,欣赏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电视剧主题音乐,从文学角度理解主题音乐和从音乐角度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重视人文主题的综合作用的发挥。而具有先锋音乐色彩的《卧虎藏龙》主题音乐进入教材,体现了人教社的创新意识。^{[9]39}

第二,多元音乐文化的体现。将西方音乐和全球其他民族音乐以音乐主题方式进行整合,体现了新课程标准多元音乐文化的理念,如“环球之旅”包括亚洲之声、欧洲漫游、走进非洲、大洋洲采风、北美略影、拉丁美洲风情,^[6]以各地音乐为主线融合舞蹈等姊妹艺术以及地理、历史等艺术之外的学科,用学唱、音乐欣赏等教学方式,了解介绍世界音乐,开阔学生的视野,建立多元音乐文化的艺术观。

第三,音乐创造的新入。音乐教学四个领域基本和教学大纲时代的教学内容有继承和整合关系,唯独创造领域是新课改的全新内容。人教版教材中的创造领域用以下几种形式呈现:为歌曲编写歌词;即兴创作、创编简单的旋律、节奏;利用音源、音效进行创作组合;用材料自制乐器并演奏;进行音乐剧、情景剧的创编;设计音乐墙报、设计举办音乐会等。在人教版小学音乐教材中,创造领域的内容几乎渗透到每个单元中,如对节奏型的理解,采用边唱边表演、创编舞

蹈、用乐器为作品伴奏、根据作品内容画一画等表现方式,体现了创造难度的级进性。

综上所述,人文主题的单元形式和教学内容的升级和优化,将中小学音乐教材从专业音乐学院教材模式和歌本集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基础教育阶段以素质教育为宗旨的音乐教材。

(三) 课堂教学彻底颠覆

课堂教学彻底告别了歌唱课的单一模式,以欣赏形式导入的唱歌创编课和器乐教学课、以歌唱为拓展的歌曲创编课等综合性课堂教学形式纷纷出现。而探索声音、即兴表演和创造、给歌曲乐曲配伴奏、综合艺术实践活动等新内容,从理念到行为,从认识到操作,产生了冲击作用,使音乐教师的教学走向自觉道路。

第一,教学过程的全面更新。教学大纲时代没有重点提倡教师对教学过程的设计,备课按照大纲和教材来进行,教师无需自行开发、整体策划课程。现在要上好一堂音乐课,教师要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精心的策划和设计,要由以前的“教材分析”转化为“学情分析”,要由“课后总结”转化为“课后反思”;以前提供“教案文稿”,现在还需加上“说课”;具体到一堂课,要思考怎样导入、新授以及启发、评价等,每个环节层层递进,随机应变,这样的教学工作量、学理分析和教学智慧是教学大纲时代的教师无法想象的。

第二,学习方式的彻底改变。“改变学生学习方式”的新理念,促使音乐教师思考课堂中学生的主体性如何发挥,这带动了师生关系的悄然变化。例如,即便是唱歌课,也不再是教师一句一带的传统教唱法,而是创设一些情境,给学生一个唱的理由,启发他们进行各种形式的演唱。这里唱的主体不是教师,而是学生,这就是教法的根本改变带来的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此外,教学唱歌课时,还可以设计一个整体性教唱方案,让学生自己在图谱提示、语言提示、问题设计、师生互动中学唱。又如,进行音乐欣赏时,不会再给学生标准答案,而是借助图谱以及音画相连的现代媒体,充分启发学生自己联想和思考,用自己的方式表达音乐带给个人的独特感受。

世纪之交的新课改,理论层面建立的新的知识观、学生观、教学观和课程观,实践层面的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带来的革命性成果大抵是前一百多年音乐教育发展之和,这也是中国音乐教育的极速发展期。当然,任何改革都不会一蹴而就,也无法避免地出现了以下问题:面对淡化知识、学科综合、自主探究,很多习惯了苏式凯洛夫教学法的中小学教师一开始有些无所适从,课堂上出现无任务的游戏、放任自流以及过滥的“你最棒”廉价褒扬等目标虚化现象;^[10]还有的教师把音乐课上成了“音乐语文课”“音乐历史课”“音乐美术课”,或直接变成民俗民风课、地理课、旅游课。

2007年4月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课程标准修订工作会议”,正式启动各学科实验版课程标准的修订。音乐课程标准组积极反应,同年6月12日在青岛大学针对“音乐教育哲学基础”问题进行研讨,6月14日在长沙针对“学段划分”及“内容标准”进行论证,拉开课程标准修订的序幕,也预示音乐教育从自觉走向自信的下一个时代的来临。

三、从2009年至今,是走向自信的新十年

以《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为标志,新版课标坚持音乐以审美为核心的理念,重申了“双基”的重要性,回归音乐的本体,纠偏课堂教学目标虚化、形式主义和过程主义的浮夸,理性分析了解构主义带来的无所适从,强调了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结合,音乐教育在学科自觉基础上开始走向自信。

(一)教材的修订突出音乐的学科特点,知识点的编写渗透教学智慧

第一,教材的编写体例还是以人文主题为线索,但凸显音乐性。例如,小学教材中安排“音乐中的动物”“音乐中的故事”“八音盒”“小小音乐剧”“环球采风”等单元;从小学到初中每册最后安排汇总音乐知识和技能(包括演奏、演唱、选听、欣赏)的“我的音乐网页”单元;初中教材安排“梨园风采”“西乐撷英”“欧美流行风”单元以及分主题如“音乐知识”“音乐卡片”

“乐器陈列馆”等。^① 这些主题的安排,让人直接联想到音乐的学习,而不会联想到音乐之外的东西。

第二,教学内容回归音乐本体。以课标修订前的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夏日泛舟”为例,由于音乐教学内容呈现得不充分,2013版教材改成了“夏日情怀”,对内容进行了重新组织,去掉配乐散文朗诵《荷塘月色》,全部聚焦于音乐带来的对夏夜的惬意感受和六月船歌荡漾的乐思上面来。^[11]

第三,音乐知识点的编写与儿童认知相适应。人教版小学音乐教材设置了乐理知识如音符(包括附点音符等)、常用的拍号(2/4拍、3/4拍和4/4拍)、大调音阶(C大调、G大调和F大调)以及戏曲(京剧、豫剧、河北梆子、越剧等)、少数民族音乐(蒙古族长调与短调)、影视音乐、体育音乐等。在技能学习方面,以乐器为例,低年级学习铃鼓、木鱼、碰铃、串铃、三角铁、双响筒、响板、沙锤、蛙鸣筒、堂鼓、钹共11种打击乐器,高年级(小学三年级以上)学习旋律乐器如竖笛、口风琴^②。这恰当地体现了双基的教学容量以及小学生的接受能力和认知特点。

教材还非常巧妙地处理了专业知识怎么容易学的问题。例如,音乐创作专业性较强,如何既能让学生掌握这一知识技能,又能体现音乐基础教育的非专业特点呢?教材首先给出创作手法之一的“模进”概念,其次用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乐》调动学生学习动机,以歌曲《爱的奉献》作为教师教授“模进”的素材,最后给一个旋律片段,要学生用“模进”来尝试和体验,并拓展到从歌曲《玫瑰三愿》中找到哪一句是用了“模进”的创作手法,来检验学习效果。^[12]短短的一页字面,蕴含了知识点讲授的过程、方法、策略。

(二) 突出了音乐表现和实践的特点,增加创造的份额

教材在突出双基的同时,还关注知识是通过体验、表现、操作和实践而得来,通过使教学内

容“动”起来,凸显音乐课程的实践品格,且考虑了儿童身心特点和不同学段的具体情况,按照学科知识与技能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规律进行安排。例如,《快乐的do re mi》中的音乐实践包括“小小演奏家”“小小作曲家”两个实践环节,前者是学会在口风琴上吹do、re、mi三个音符,再学习吹奏《我会弹琴了》的小乐曲,后者是用do、re、mi三个音符任意组合谱曲,来表现一个情境。^[13]这是在充分调动儿童的感受体验的基础上做能力的提升。

人教版教材非常突出“编创”这个教学活动,利用小学低年级学生爱游戏爱组合的心理特点,借鉴以前“唱游”的经验,设计游戏化的创编活动。例如,编创情景剧《三只小猪》,启发儿童创编老二、老三盖房子的声音,分小组表演童谣,并自选打击乐器伴奏,编创并表演全剧。^[14]除了这些明确为“编创”的教学活动,教材还在各个单元主体和教学活动中渗透了很多创造性学习任务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内容,如编创节奏、编创歌词、编创故事、编创曲调,用重复、“加花”、同头换尾、换头合尾、曲调填空等多种方式来突出锻炼儿童的创意思维和创造能力。

以上这些突出了音乐表现和实践特点的综合性活动,既能凸显音乐的特点,又能恰当处理分科和综合的关系,正如有专家指出的“还兼顾与其他艺术的综合性,主要表现在某些单元中设立了姊妹艺术(如音乐剧、情景剧、集体舞、读童谣、律动等)的课堂形式和内容”^[15]。

(三) 课堂教学走向自然和自信

课堂教学以一种自然不纠结、自信而坚定的心态重新出发,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课堂教学中“双基”的落地和坐实。无论是全新修订的新教材还是新一轮的教师培训和教研活动,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大胆讲授知识了,难能可贵的是音乐教师明白了知识技能不是不要讲,关键是怎样教怎么学的问题。

第二,教师能自如地在以音乐为本的基础上实现跨界教学,知道一堂课如果不要综合就自信

^① 该套教材由教育部审定,由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一年级上、下册,二年级至六年级2013年出版。

^②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12年出版的一年级上、下册和2013年出版的二年级至六年级的全套小学教材中分析得出。

地分科,要综合时清楚什么是边界,也比较明了什么是融合、在哪个层面综合、如何综合等。

第三,高质量的教研活动指向这一目标:音乐教育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音乐教育的特色就是学科特色,教学一定要建立在感受、体验、操作、实践的基础之上。三维目标的设定及其达成是音乐课程本身的属性使然。

在这种教研风尚的指引下,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走向自然和自信。这也是继国家在政策层面出台重视艺术教育的文件,学界在研究层面涌现理论成果之后,一线教学交出的最可喜的应答。

(四)民间力量参与课程开发、教材建设和教学探讨

所谓民间力量,是指非国家政策统一号召的从上到下的行为,是音乐教育研究者、音乐家或者高校音乐教育教学研究团队自己研发的教学成果的应用。近年来民间力量的学院派以中央音乐学院的“学校音乐教育新体系”为代表,他们把达尔克罗兹、柯达伊、奥尔夫三大音乐教学体系进行本土化研究,建构了相应的音乐教师教育培训体系和中小学教学体系,目前在上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等高校和成都、长沙等地中小学中推广使用,并与江苏省教育厅等签署了合作协议,印证了音乐教育走向了不再盲目地学习西方,而是脚踏实地地寻找自己的路子的学科自信。个人研究则是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许洪帅老师为代表,从2008年10月开始,探索研究“顺序性音乐教学”,并在北京、湖南等地进行推广。

曾经的歌本集,目前以音乐绘本的形式重新回到学校,成为可供音乐教师开发音乐课程的补充材料,最有代表的是作曲家谷建芬用古诗词编曲的《新学堂乐歌》等。^[16]

另外,全国各地建立了音乐“名师工作室”,其在教材编写咨询、培训新手教师、促进音乐教研发展等方面带动一方,为区域音乐教育发挥着最直接的作用。

四、聚焦于行动的反思和展望

面向未来,40年的历程给我们带来无穷启示,囿于篇幅,本文只聚焦教材和教学两个层面做行动性反思和展望。

(一)教材建设重在宏观引领

从40年发展历程来看,教材成为教师教学的参考文本,其进步性是走在教学的前面的。在教学大纲时代,教师对大纲和教材的依赖性强,但在课程标准时代,教师被赋予了开发课程的责任。学习化社会和“互联网+”时代,教师开始寻找最新的教学素材,及时更新教学内容,自主研制校本课程,这也预示着教材被教师完全依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教材建设将逐步走向宏观引领。

第一,教材要实现从中介到智库的升级。以前的教材是教学理念与教学实践的中介,现在的教材要成为教师的选择余地强、开发空间大、教学亮点多的智库。

第二,教材要让教师发现知识的序和学生认知的序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有利于他们做学情分析和教学策划,挖掘知识背后的价值意义。教材要创新性地把握好序的选择与序的逻辑,如音乐学科知识的序要体现音乐学科结构的逻辑,而不能分支细目杂乱,要将音乐教学内容从感性到理性排序。

第三,教学内容的选择要站得高、看得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文化、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这些关系到国家意志的教学内容,要研究科学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教学方式,使这部分教学内容成为积淀在学生心中的核心素养。

第四,教材还需要研究学生的音乐旨趣,学生心目中的“音乐”与课程研制者、教师心目中的“音乐”区别是什么,如何处理这里面存在的矛盾,如何把握尺度,非常考验教材建设的成效。教材既不能造成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又不能完全没有负担,要研究教材的“合理负担”。

(二)课堂教学质量提升重在教师的自觉成长

时代会发展,理念会更新,教材会变换,唯一不变的是课堂教学永远是教师的主场。40年的历程告诉我们,教学理念新颖,教材编写得好,能够引领教师的成长,但教师成长的主观因素也很重要。在教学大纲时代,不乏有很多课上得很好的教师,北京的章连后、上海的陈蓓蕾就是代表。课堂教学的质量问题不单是理论研究问题,不单是校长是否重视的问题,其最重要的影

响因素是教师自身的力量,如果教师不用心,不反思,理念再好,教材再好,都好像是一堆厨师缺位的好食材。课堂教学一定是要从教师能否自觉成长来寻找解决之道。

第一,课堂教学要钻研难点和弱项。40年来,中小学音乐教师总体说来基本解决了如何教的问题,教学过程设计巧妙,教学策略运用到位,教学方法娴熟。但是,“创造”领域是课堂教学的短板和难点,真正的创造性的课堂教学在现实中还很缺乏,目前日常教学还停留于在教学过程中渗透诸如创编歌词、创编节奏等零碎的“带点创造性味道”的阶段,对于上好课标提出的即兴创作课、音乐创作课、创作综合课,还处在有待开发的起步阶段。我们看到“中小学音乐课观摩活动”中,全国各地选送上来的课也基本以欣赏课和歌唱课为主,乏见让人眼前一亮的创造。所以关于创造性的课怎么上,是教师研究实践的重点。

在音乐欣赏领域,存在如何让学生喜欢欣赏离他们生活比较遥远,在音乐认知上和他们的身心接受能力有一定距离的中国古曲、中国传统音乐的问题。这些难点和弱项的攻关,也是教师专业的生长空间。

第二,挖掘传统教学法的智慧。40年是一个不断去旧纳新的过程,有的东西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有的却能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一些传统教学法不能被认为是旧方法而被忽略。

例如“模仿”。且不说早就有班杜拉“观察模仿学习”理论,就是在现实教学中,模仿也非常管用,如在律动教学中,可以设计一个基本动作模型,老师对难度系数要做到心中有数:拍数越多,速度越快、繁复程度越高,动作组织的规模越大,动作转换的频率越快,难度就越高。教师围绕基本动作模型进行模仿教学:预成(模仿)—生成(替换或填充动作)—在教师引导下整体创作—材料不变自选主题创作—自选材料、主题独立创作。这是一个建立在模仿基础上,通过替换到最后全部更换动作的创新例子。

再如“控制”。这个被视为限制学生主体性发挥的罪魁祸首而饱受诟病的传统手段,也要视情况不同而言。控制按照程度可以分高控、中控、低控、零控;按照时间可分为长控、短控

等。教师要知道什么时候该高控,什么时候要低控,哪个环节要留两分钟时间让学生放任自流,等等,这样的“控制”就是有尺度的自由,是课堂教学的必要智慧。

又如“背记”等“笨”的学习方法不能被抛弃,正像不背古诗词就等于没学语文一样。没有背记,就不会生成素养,那些要背的经典旋律,要听的经典片段,对学生而言,不管外在语境是素质教育的还是应试教育的,是在三维目标时代还是在核心素养时代,都是最基本且不能被解构的课堂基本教学方法。

第三,教师专业成长是教师个人的自主成长。教师专业成长是教师教育的研究领域,但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短时间内还无法作用于每位教师的成长。想不想成长,最有发言权的是教师自己。面对教学问题,教师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怎么上好音乐课,要去探索、尝试、磨课、反思、请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个反复操练的过程中,一定会提升自己的教学智慧,悟出成长之道。所谓研究型教师,不是指发表几篇论文或者做几个课题而已,而是要善于用理论提升自己的实践水平,通过教育研究来促进教学,擅长自我反思,并能够帮助学生构建反思能力。课上好了,有感而发写出了论文,带领其他教师共同进步,那么水到渠成就成为研究型教师了。教师个人的自主成长具有强大的力量,有了更多的优秀教师,就能带动音乐教育的发展。优秀的音乐教师不仅在音乐课堂上魅力四射,而且在管理学生和促进学生发展方面有方式、讲方法,往往有学生难以忘怀的风格魅力,和其他学科的教师一样,是学校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财富。

笔者认为,等到哪一天每位音乐教师都能意识到学科的意义、自身的价值与特长,并开始自己书写专业成长史,那就是整体音乐教育走向自信的开始。

参考文献:

- [1] 上海市教材编写组. 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音乐教材简介 [J]. 人民教育, 1980 (8).
- [2] 人民教育出版社音乐室(石秀茹执笔). 力求思想性、艺术性、实践性的完美结合——义务教育中小学音乐教材介绍 [J]. 人民教育, 1993 (Z1): 72.

- [3] 章连后. 对音乐教学模式的有益探索——评傅宝环老师的获奖论文 [J]. 中国音乐教育, 2001 (5): 9.
- [4] 姚思源. 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 (1949—1995)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2.
- [5] 资利萍. 对音乐“新课标”音乐审美的探究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3 (7).
- [6] 课程教材研究所 音乐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 七—九年级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 [7] 课程教材研究所 音乐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 七年级上册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20-26.
- [8] 课程教材研究所 音乐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 八年级上册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 [9] 课程教材研究所 音乐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 七年级下册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 [10] 余文森. 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成绩与问题反思 [J]. 课程·教材·教法, 2005 (5): 3-4.
- [11]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音乐课程教材研究中心. 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 八年级下册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 50-56.
- [12]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音乐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 九年级下册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 7.
- [13]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音乐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 三年级上册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 12-13.
- [14]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音乐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义务教育教科书·音乐: 一年级上册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 44-45.
- [15] 郭小利. 两岸小学音乐教材比较研究——以大陆人教版与台湾康轩版为例 [J]. 北京: 课程·教材·教法, 2016 (4): 50.
- [16] 谷建芬. 新学堂歌 [M]. 郑明进, 等, 绘.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责任编辑: 李红梅)

A Study on the Compilation of Music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Reform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Zi Liping

(Music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of music teaching material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has undergone an unusual process. 1979-1998 was a period of pre-consciousness. We didn't exactly understand how to compile teaching materials. Knowledge in textbooks was too difficult and too professional. The music lessons relied on external tools to emphasize their importance. 1999-2008 was a decade in which our consciousness awakened gradually.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re compiled in humanistic theme units, which freed music textbooks from the previous state of professionalism and songbook collection. The additional content of pop music, diverse culture and creative work optimized and upgraded the music teaching materials. Old-style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s were overthrown. Since 2009, we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nfident in compiling music teaching materi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eriod highlights music themes and integrates teaching wisdom. Besides, music performance, practice and creativity are stressed in the textbooks. Classroom teaching becomes more natural and confident. Ordinary teachers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development, compilation and discussion of music teaching materials actively. All these can be summarized to the laws that compilation of music teaching materials should be guided by macro policies, and classroom teaching should be enhanced by cultivating teachers.

Key words: compil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classroom teaching; music;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